





雲谷雜紀卷第三

宋

張

湨

撰

太宗天資超絕識見夙異非秦漢以下帝王所可及至於知人不但灼見其賢否其榮悴壽夭皆莫逃於一目嘗顧錢若水謂左右曰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只疑其算部促隘若至大用恐愈迫之至道初爲同知樞密院事後知并州薨年方四十四賈黃中罷參知政事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畱京師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曰蘇易簡之母亦如之暨黃中卒母果無恙易簡在禁林八年寵



待之深負出夷等李沆入玉堂後於易簡一旦先除參政而以易簡爲承旨賜賚與沆等易簡不甚悅上謂之曰欲正舊典先合用卿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聞望乃先用沆宜無歉蓋知其數之促也易簡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詞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陽之句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三人者悉如所料又熙寧元年呂溱爲京尹上殿時府推官周約隨趨於後神宗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強時呂公神采氣焰略無少虧將

退又問周卿見呂溱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溱似亦無事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溱如何周曰龍圖容采安靜無自疑也後數日果感疾迤邐不起豈識鑒之妙得於家傳故同符如此

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常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爲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爲丞廨遭火久之方知爲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爲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

祖宗時宗子無預於科舉神宗始詔有官者許鎖應未



命者從其應舉自是宗子始得預進士第自元祐三年  
戊辰至嘉定元年戊辰一百二十年間已一千三百四  
十四人而嘉王汝愚皆爲廷對第一彥中以博學宏詞  
中選亦可謂盛矣初汝愚唱名時洪文惠公适爲右相  
侍立上側奏言近歲宗子甚好學前舉伯攄擢甲科儒  
林以爲創見今汝愚遂魁天下可謂瞻前無隣本朝故  
事科舉先寒峻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臚傳次序勿  
令後來居上以見麟趾之盛天顏有喜良久曰姑循故  
事此事予得之於文惠所作趙氏家錄跋語因併記之  
太祖拜安陵奠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卽更

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  
曰卽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  
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徽宗艮嶽爲勝遊六七日躍龍澗漾春坡桃花閘雁池  
逃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  
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  
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  
山環之門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鑿池爲溪澗  
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  
山山骨巉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



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艮嶽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坂徙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艮嶽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石巧怪嶄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有巢雲亭高出峯岫之上○東則有高峯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

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西有停翠樓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雝雝○北直絳霄樓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

初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養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有附近者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密敕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卹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朽



骨未足多也

唐德宗初議改元李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乃改號曰貞元近時隆興取建隆紹興乾道取乾德至道淳熙取淳化雍熙紹熙取紹興淳熙慶元取慶歷元祐開禧取開寶天禧皆析兩年號為之

州縣以年號為名興元府唐天寶初曰漢中郡德宗興元元年巡幸遂升為興元府興國軍本鄂州永興縣偽唐建為制置院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升為軍太平州本南平軍亦以是年改後來如越州升為紹興府洪州為隆興府明州為慶元府皆取年號為名楚州寶應縣光

化軍乾德縣

原註今為光化縣

贛州興國縣建寧府政和縣處

州慶元縣亦以年號名也

原註興國縣贛州圖經云興國八年太守王協奏析贛縣

激江鎮置以年名也九域志同而太宗實錄乃見之於淳化二年十月誤矣

先朝修內司方團木計用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昭素勾當三司條造案半年減十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木一年雷大簡判設案御廚每日支麪一萬斤後點檢每日剩支六千斤先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原註見孔平仲談苑夫二事在國家一歲用度特瑣瑣不足言者其弊已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今東南賦斂已極而歲常有



經費不足之憂徐而究之不但養兵饋敵而已其弊如  
方團木之類者蓋不可勝言安得如昭素大簡者哉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稱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  
政一日稱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  
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異日入省稱之  
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  
有私用者倉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  
皇耳此事見於王明清揮塵後錄然元長一時識見亦  
可謂過人矣殊不知元長實用裴度之法

人之識見固無閒於士大夫與夫庸夫賤隸也而士大

夫貪榮嗜進倒行逆施反有不及者當紹聖崇寧時姦  
人並進排擊元祐諸公不遺餘力中外望風希旨有以  
卞溫公墓碑爲詞者有請焚毀蘇黃筆札者言之惟恐  
後邵氏聞見錄云初蔡京蔡卞爲元祐姦黨籍祐陵親  
書刻石於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治長安當立召鐫  
者安民刊字安辭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  
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  
不忍鐫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  
鐫字於碑又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  
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劓



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郡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昔仁宗愛蔡君謨書嘗命書溫成皇后碑君謨辭曰此待詔職也歐陽公嘗以是稱之予謂以君謨之賢固當如是彼二人者乃能如此誠不易得較當時希旨進言以覬寵榮者詎止穹壤冠屨之間哉

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幹喇布軍前議事

案幹喇布

原本作幹離不今依金國語解改正

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

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後漢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

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啓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於相州明年遂卽大位高宗之應天兆於此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漢壽亭侯四字關羽嘗爲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畱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於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皇甫履紹興中賜隱於江州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清  
虛菴光宗在東宮日嘗問履山中所乏履曰山中無所  
闕但去水差遠汲取頗勞光宗因大書神泉二字遺之  
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履歸乃於菴之側穿一小井方施  
畚鍤而泉已湧至遂畢工至今深纔二三尺味甘冽尤  
宜瀹茗予頃遊廬山履之門人與予同觀因道其詳奎  
畫今刻之泉上

袁州仰山有二王神祠其靈甚著士大夫往來者多祈  
夢於祠下淳熙十一年長沙湯壽經過亦將乞靈始至  
宿於山下是夜夢一貴人姓蕭者召與之談貴人自歎

年老若羨壽者壽曰壽賤不足道公由布衣而位至此  
尙不滿耶貴人俯首曰否少焉有徒御擁壽登車曰召  
公赴宴至則客主凡六人明日伏謁祠庭見廡間有碑  
記讀之始知王蕭姓也壽遂再禱乃夢被旨使高麗壽  
挾矢負弩躍馬而行方十餘步忽聞後有歎聲回顧視  
之見二士一王氏一歐陽氏壽復前行道險偶一矢墮  
地壽亟下取之矢已隨流水過前矣須臾見故仰山寺  
主僧本然揖壽少憩僧擁鑪而坐旁一侍者欲撞鐘而  
復止壽問何爲而不聲鐘荅曰未遇順風擊之聲只聞  
一方待遇順風聲可聞四方壽因謂僧曰是鐘未用耶



僧曰鑪亦未用璫曰洪鐘之用足下爾僧笑而止翼  
日且復得夢讀省闈前列文卷殊莫曉其意淳熙十三  
年璫預薦名在第三其上則王與歐陽也次年試禮部  
知貢舉乃洪邁景盧璫遂爲首選

沅州道閒有古驛曰幽蘭鋪有徐秘者凡兩經過書二  
詞於其壁一云秋欲暮路入亂山深處撲面西風吹霧  
雨驛亭欣暫駐可惜國香風度空谷寂寥誰顧已作竹  
枝傳楚女客愁推不去其二云春欲半重到寂寥山館  
修竹連山青不斷誰家門可款紅暈花梢未半綠蘸柳  
芽猶短金縷香消春不管素蟾光又滿乾道中先君曾

寓是館愛其語意悽惋每舉似於人秘字公飾不知何  
許人也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趨競觀卽以相公目  
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  
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  
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  
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  
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  
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  
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



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祀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皆不肖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於人心得失一至如此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如溫公者蓋千載一人而已

前輩讀書所嗜各不同司馬溫公酷好揚子雲太玄而作書疑詆孟子謂揚子真大儒孟與荀殆不足擬自云少好其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始敢爲注每閱太玄必

屏絕人事讀必數十過其嗜之也如是而老蘇獨不喜揚子云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又曰雄於太玄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又曰使雄有孟軻之書而冑爲太玄耶二公所見不侔如此

二疏之去非因韓楊之死陳君舉史評其論疏廣疏受云二疏出關於趙蓋楊韓駢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是以二疏見諸公之死始毅然有去志也按元康三年戊午廣受去位而蓋寬饒之死在神爵二年辛酉韓延壽死在五鳳元年甲子楊惲死在五鳳四年丁卯獨趙廣



漢死在元康元年丙辰乃二疏在位之時餘皆去後始誅相去幾十年烏可謂之出關於駢死之際哉緣溫公通鑑論宣帝有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之語陳不致審遽然引用遂至於誤然東坡作二疏圖贊亦有殺蓋韓楊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之語其誤非特陳也

岐陽石鼓初散於野鄭餘慶始移置孔子廟中韋應物韓退之皆有詩韋曰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駿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差我歐陽文忠公云應物以爲文

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且云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然退之好古不妄予姑取以爲信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予謂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其閒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歷時之久書傳不存後人不知耳蘇勗載記云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閒無



稱道之者蘇勗貞觀中嘗爲吏部侍郎在退之之先退之以爲宣王之鼓者豈以勗所載爲據耶歐陽公又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得唐人所錄本凡四百九十七字其文皆可讀比他本最爲詳備所言大率皆漁獵事其文有天子永寧日維丙申之語既有天子之稱則決非文王之詩也近時韓公元吉以左氏言成有岐陽之蒐又以鼓爲成王時物然左氏雖言成之蒐獵刻石紀事初無明文恐未可遽然便以爲成王時物也又任汝弼云籀與古文書以刀刀故銳秦篆書以漆漆故剗石鼓之文其端皆剗以是知石

鼓爲秦時也夫千載之刻磨滅剝落之餘幸有一二可讀亦僅存字體之髣髴爾汝弼乃欲辨其剗銳於筆畫之間而斷爲秦人之作非所敢聞也

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閒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八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曩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荅諭厚賞賜



焉當莽時固有明禁暨光武卽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  
複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於  
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駒駮嘗與劉  
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丘季智名靈舉郭泰  
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此數人  
者出於芻牧置郵屠沽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  
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書傳中今可考也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鐘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  
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旣自爲跋尾又  
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錄目晚年自號

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篆  
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  
卷其數正倍於歐陽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  
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近  
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閒碑爲隸釋續凡四十八卷昭  
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亦千  
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隸釋復刻  
其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概見於方策閒尤可貴也  
韓魏公名德爲遐邇所重韓魏公之子忠彥聘遼國主  
知其爲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



遂圖忠彥之像靖康閒金人至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  
傳孝寺見公圖像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  
拜謁而退身後名德猶爲敵國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

原註圖忠彥像見樂成挽魏公詩注拜畫像及  
謁墓見韓子蒼魏公畫贊及周紫芝長短歌

東坡記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  
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  
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巘嵒山上望羨  
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卽席  
酬之曰崇霞臺上神僊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  
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爲妙

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  
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著書常記錄忠  
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  
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  
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江  
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  
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於何處曰  
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  
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  
何所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曰癡龍



耳定辭復問郁囁嵒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趙郡之故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予按定辭深州人為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乃韓魏公四世祖昌辭之兄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囁嵒山見顏氏家訓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無載者惟闕駟十三州志以為舜納於大麓即為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劭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囁嵒山王喬所僊方知此囁嵒字也囁字遂無所出

嵒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曰囁嵒之精即用此坡所引見北夢瑣言今以瑣言校坡集則坡集誤以慕容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管之譬從容作從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東坡雪後書北堂壁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按北臺在密州之北因城為臺馬耳與常山在其南東坡為守日葺而新之子由因請名之曰超然臺偶閱注東坡詩見注者不得其詳因記之



邵氏聞見後錄韓熙載畜妓樂數百人俸入為妓爭奪以盡至貧乏無以給夕則敝衣屨作瞽者負獨弦琴隨房歌鼓以丐食東坡謝元長老衲裙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用其事也然予未達東坡之意以上邵氏語予按北夢瑣言裴休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東坡乃用此事邵公濟蓋未嘗見此宜其未達東坡之意也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出於列子今列子皆作疑則莊子之誤於此是可證矣何待引易禮然後知其為誤也

東坡過虔州鬱孤臺詩郡守霍漢英和之東坡遂復用韻有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虎原註火呼反俗以虔字之首有同於虎故以虔為虎頭州紹興三十二年校書郎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非嘉名也今天下舉安獨此郡有小警意其



名有以兆之遂改爲贛州今注此詩者乃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無錫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借使如注者所云則趙清獻公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刺虎頭城此又當作何說其謬妄一至如此豈不大可笑

前輩詩文中多用化鶴事其事有二雖若相類其實不

同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原註洞仙傳漢文帝時得

道有白鶴數十降於門乃跪白母曰某當仙被召有期

即便拜辭遂昇雲漢而去後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

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

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此一事也續搜

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之於

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

是人民非原註又洞仙傳云令威遼東人少隨師學得

城門餘同上但城郭猶是作城郭如舊此又一事也山谷戲書秦少游壁

云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此用令威事次

韻宋楙宗觀東坡出遊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

十九年此用蘇耽事也化鶴看羊皆蘇氏事其工的如

此

山谷有贈米元暉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



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任淵注其詩引漢舊儀曰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又曰元暉謂謝元暉淵之所引非也虎兒蓋米芾之子友仁小字爾曾慥百家詩引云友仁少俊早成魯直有元暉古印章因以爲字是山谷以古印偶有元暉二字故贈之令字元暉以其父米芾字故有繼阿章之語淵旣不得其實闕之可也乃強爲解釋徒自類其書

涼寢竹器俗曰竹夫人黃山谷謂趙子充曰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冬夏青青竹之所長請名曰青奴故其詩云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瑒花荆公欲

爲賦詩而鄙其名瑒蓋玉也未爲不佳但其音乃杖梗切故公陋之山谷復呼爲鄭且謂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乃以山礬爲名而詩有山礬獨自倚春風及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二名皆其所命而作詩復自引用其意蓋欲顯二者之名於人耳王立之云蠟梅山谷初見戲作二絕緣此盛於京師青奴山礬今藉藉於人正以山谷之詩耳



雲谷雜紀卷第四

宋

張

湜

撰

玉蘂花宋景文摘碎云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  
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揚  
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卽李衛公所謂玉蘂也舊不可  
移徙今京師亦有之劉原父詩云淮海無雙玉蘂花東  
坡詞云后土祠中玉蘂花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  
花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詳以上所說則玉蘂卽  
瓊花也曾南豐白山茶詩云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蘂蕭  
條迹更塵姚令威西溪叢語云唐昌玉蘂花今之散水



仙揚州瓊花今之聚水仙但樹老耳如此又有是二物  
今瓊花后土祠及番陽洪文敏公花園俱有之而玉蘂  
丹徒山閒及雪川人家多有之與瓊花實爲二物也予  
始以曾端伯謂山礬爲玉蘂爲非然猶未敢遽以爲是  
後讀葛立方韻語陽秋不覺爲撫卷蓋所見闡合人意  
有如此者又數年復得周文忠公玉蘂辨證遂得以決  
玉蘂瓊花斷然爲二物知楊汝士之帖爲僞曉然韻語  
陽秋云曾端伯高齋詩話云瑒花卽唐昌玉蘂花以予  
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唐流傳至今不應捨  
玉蘂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據文忠辨證云唐人甚

重玉蘂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  
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  
荼蘂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  
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須如冰絲上  
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出一英出衆  
須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羣芳  
所未有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松音陣南  
史劉杳傳所謂松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  
不以杳傳爲據徇俗訛松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  
瑒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



玉蘂祇因好事者僞作唐人之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又云以玉蘂爲瑒起於曾端伯予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難信類此文忠之辨其詳確若是而獨不及檄字豈偶不記及邪但劉杳所謂松者恐別是一種今花之芳烈者皆可釀酒如木犀醑醑之類是也似未可以其醞酒便指山礬爲松也

又康駢劇談錄云長安唐昌觀舊有玉蘂花每發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鄣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之數十步之外觀者以謂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詩曾端伯高齋詩話云瑒花卽玉蘂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



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有楊汝士與白二十  
二一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  
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斷  
無疑矣又程文簡公雍錄云唐昌玉蘂花長安惟有一  
株或詩之曰一樹瓏鬆玉刻成則其葩蘂形似略可想  
矣春花盛時傾城來賞至謂有仙女降焉元白皆賦詩  
以實其事則爲時貴重可知矣山谷曰江南野中有等  
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陋  
其名改曰山礬此花之葉自可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  
以名又高齋詩話云玉蘂卽今瑒花也予按瑒玉珪名

也瑒鄭音近而呼訛耳吾鄉又呼烏朕花朕鄭瑒音亦  
相近知一物也江南凡有山處卽有此花其葉類木犀  
而花白心黃三四月間著花芬香滿野人家籬園皆斫  
其枝帶葉束之稍稍受日葉遂變黃取以供染不藉礬  
石自成黃色則魯直之言信矣至謂僅高三二尺者蓋  
土人不以爲材稍可燃燎亟樵之不容其長惟長安以  
爲貴異故其榦大于他處非別種也予家塾之西有一  
種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時瓏鬆耀日如冬雪凝積闔一  
里人家香風皆滿比予辛未得第而歸則爲人所伐矣  
乃知唐昌玉蘂正是人護養所致非他處無此木也又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為山礬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使如以上諸說則是唐之玉蘂斷然為今之山礬也予詳玉蘂在唐亦不特見於唐昌觀而已如內署既有之翰林學士院及集賢院又有之潤州招隱山又有之李德裕平泉又有所謂連房玉蘂者其載述則有李肇翰林志賈氏談錄李德裕劉禹錫白樂天文集及沈傳師楊巨源張籍王建諸公詩亦不特見於

劇談錄與夫嚴給事諸一時所賦而已

原註唐李肇翰林志云院內古

槐松玉蘂署學士至者雜植其間始至繁隘李德裕招隱山觀玉蘂樹寄沈大夫云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其自注云此樹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際大夫草詔之日皆要予同玩賈氏談錄云贊皇平泉莊周四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至今悉已絕惟雁翅檜珠子連房玉蘂僅有存者連房玉蘂每跗萼上花分五朶而實同一房也集賢院玉蘂詳見劉禹錫題集覽閣詩并白樂天懷集賢王校書詩中其花在當時自唐昌觀之外

惟內署翰苑及集賢院有之則珍貴可知矣今程文簡洪文敏乃云江南凡有山處即有之甚至彌互山野與榛莽相似蓋二公俱祖曾端伯之說而失於致審且長安唐都城也四方之人輻輳於是曾無一人識其為山



礬此固可疑今花木稍異者必窮幽及遠百計以致之  
豈有長安貴重幸為僅有而他處彌亘山野乃與榛莽  
為比恐無是理康駢云其花發若瓊林瑤樹李德裕云  
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今山礬花藥細碎枝葉麓  
疎非可以瓊林瑤樹為比花落亦無回旋之態只詳此  
數端則玉藥別是一花非此山礬明矣山礬所以名不  
一者緣諸公不考究字書其說遂致紛紛殊不知字書  
中自有此一字集韻檇丈忍切又作柎木名灰可以染  
从朕至今俗謂之烏朕未有如程文簡所云其音義分  
明如此惜諸公之未見也曾端伯所稱段謙叔所藏之

帖不知何自而得之恐是好事者為之字書中又有松  
音陣亦作檇云木汁可作酒聲雖相近恐別為一種聲  
既相近他日必有以松檇為疑者故詳及之

種曰烏檇木理堅密而瑩白花極芳烈一種曰  
白檇枝葉與烏檇少異而香亦少劣染家亦用  
原註檇今有兩種一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云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  
岳真君碑衡州司馬頤貞撰荆府功曹蕭成書末云別  
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晧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  
之見也予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五年五月三日敕緋紫  
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逾濫如聞諸軍賞借人  
數甚多曾無甄別自今以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



賞又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卽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內外五品以上檢校判試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准正員例許終身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則賞魚袋正唐制也蓋公偶不曾考及

容齋隨筆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藉田耆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敕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

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耆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以上皆容齋云予按隋煬帝大業七年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詔河北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然則自隋已有版授太守者非特絕優於唐也高宗顯慶五年如并州敕并州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乾封元年封於泰山大赦改元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馬縣令婦人郡縣君武后光宅元年改元爲文明賜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勳兩轉老人版授官睿宗先



天元年大赦改元版授九十以上下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玄宗開元十一年版授耆老八十以上上縣令婦人縣君九十以上上州長史婦人郡君百歲以上上州刺史婦人郡夫人是則由高宗以來行之屢矣非始見於開元二十三年耕藉田時也

容齋續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

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

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

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

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

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

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爲可疑者也誤嘗

考之當有兩薛收遊王氏之門者曰河南薛氏其人曠

而肅中說以理達稱又以其妙於言理方之莊周原註王績

遊北山賦文中子述元經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原註子嘗見

經有薛氏傳此不待而諸公多惜其亡故王凝曰夫子

識者已知其僞矣



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俎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又王績嘗謂馮子華云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原註見續荅馮處士書是則收蓋不遇而歿究其蹤跡與河東道衡之子固判然爲二人矣然中說乃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阮逸謂薛道衡嘗爲此官遂指內史爲道衡如此則薛收乃道衡之子也或者疑其書爲後人所附益故牴牾如此蓋龔鼎臣嘗得唐本於齊州

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阮逸異則附益之說庸或有之按隋本傳云道衡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是道衡爲煬帝所殺收竟不及識之安得尙有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之語此最可疑者

容齋續筆云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有所自也朱溫父名誠以戊字類誠字故詔之耳予按溫曾祖名茂琳戊



正其諱耳今紹興府城隍廟有梁開平二年所刻廟記稱城隍曰牆隍歲次曰武辰城戊皆以朱氏正諱而易容齋謂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非也

王觀國學林云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

年鑄乾封重寶

原註重字當爲泉字

以一當十予按宋孝武孝建

元年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文曰景和後魏孝莊永安二年鑄五銖文曰永安五銖是皆以年號鑄於錢者非始於唐之乾封也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

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按字書明從囧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按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囧其一從日是從囧從日皆可其字顯顯初非隱奧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殆不可曉豈讀說文不熟耶殊可一笑

學林云矢以木爲之亦以竹爲北方以木南方以竹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爲之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爲矢周禮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自古惟弓矢未嘗謂矢爲箭後世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爲箭則不當其義若唐薛仁貴



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予按揚雄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矢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爲號說文曰箭矢也列子曰烏號之弓綦衛之箭韓非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甲兵有餘柰無箭何司馬相如云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則秦漢以前箭矢已通稱魏晉以下見於傳記不可具紀而謂呼矢曰箭爲非斯言失之矣

陳正敏遜齋閒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環者明州昌國縣在海島往來船有二環舟人云壺也予按今浮環以杉木爲之而塗以漆腰之可以渡

水但鵝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瓠屬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海司馬彪曰縛於身浮於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鵝冠子所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徑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吳曾能改齋漫錄載王安國夢遊靈芝宮子按此事本曾子固所記後來魏泰東軒雜錄全用子固之文但于末後添太常丞曾阜夢平甫一節爾又冷齋夜話亦記之而略於二書子固文見於南豐雜識中蓋吳曾未嘗見此書也雲齋廣錄乃政和中李獻民所作其載平甫此事乃合曾魏二書併爲一段是吳曾非但不見南豐



雜識於東軒雜錄亦未嘗見也

能改齋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園侯季信成坐爲太常丞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坎築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茗溪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寔起於漢柏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茗溪漁隱叢話云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



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謝歸乃往見丞相門  
闕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降  
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  
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如何乃其以  
所見對上笑曰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  
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  
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

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沈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人覘之  
曰朕首命沈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人還言其門無  
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沈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  
記之誤耶予按續通鑑長編天禧元年八月壬申中書  
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門下侍郎  
注云沈括筆談載向敏中拜右僕射云云按此時宗諤  
已死五年矣自上卽位至今左右僕射凡有六人爲之  
敏中乃第七人也今不取詳此則存中之誤茗溪復不  
能詳考反以誤爲是予又按真宗以至道三年卽位明  
年改元爲咸平十月呂端免以張齊賢李沆爲同中書



門下事然齊賢太宗時已嘗相獨沆自參知政事除蓋  
真宗卽位以來除相者實首於沆則名臣傳可考信不  
誣矣原註長編註稱宗諤者卽昌武之名也

程氏考古編云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或畱或卻合  
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德宗貞元末昭  
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  
取大將拔與節鉞者是也按此旣得命令徇軍情所向  
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  
栖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  
外候進止栖楚出金吾仗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栖楚

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  
不察槩謂有旨爲進止如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  
止者相承之誤也予按隋高祖開皇八年伐陳詔將士  
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准別敕又煬帝大業十一  
年詔往年出軍將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又裴蘊  
傳云大小之獄皆詔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  
進止然後決斷所謂進止者候蘊之可否也當是時不  
特用於奏御雖臣下亦通用之唐高宗永淳元年郭待  
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  
事此正以進止爲處分唐初已然非始於中葉也



程氏考古編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朝跪其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并與廟朝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跪行匍匐四拜自

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以上皆程氏云予按男女之拜其初本一其後遂別禮曰男拜則尙左女拜則尙右是男女之拜皆一也漢劉熙釋名云拜於丈夫爲趺趺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爲扶自相扶持而上下也是則當熙時男女已異拜矣世說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誅離昏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不冑還充舍郭氏欲就省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旣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則晉已異於漢孫甫唐書云武后欲尊婦人始易



今拜蓋婦人拜昔嘗不屈膝矣武后時特復其制耳非創始於武后也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尙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題名於首尾紙縫閒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

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宋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於畢文簡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卻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閒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尙存至元豐閒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爲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馬永卿懶真子錄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  
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此兩寧馨同爲一意吳曾能改齋漫錄唐張謂詩囊  
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  
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  
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  
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閒多鬼  
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按二說知晉宋閒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

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爲兒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  
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  
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隴空使姦雄笑寧馨晉宋閒人  
語助耳予按寧馨自是晉宋閒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  
尙有此談晉人亦有單以馨爲言者世說劉惔謂殷浩  
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寧馨地  
寧可鬪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  
自爾馨以上因文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寧馨乃書傳  
閒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吳曾以爲有非馨香之義  
此誣鑿之甚使如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



云猶言恁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亨以協南人之音  
又近於好奇矣馬雖得其義尙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  
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太后遣人召帝帝  
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  
此兒乃悟寧馨卽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繹所纂宋  
梁相去不遠故知所謂寧馨者卽是如此又語林云王  
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仲開那生如此寧馨兒  
以此二者爲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鮑欽止王略帖贊云昭回於天垂英光跨頡歷籀化大  
荒煙華淡濃賦低昂一噫萬古稱天章鸞夸虬引鵠序

行洞天九九歸遼陽茫茫十二小劫長璽完神訶命芾  
藏欽止自注云九九謂帖有八十一字十二小劫謂自  
晉至今十二代也帖乃米元章所藏故欽止於末句及  
之此文辭語俊逸筆力超詣非後人所可企及惜乎以  
洞天爲九九爾按道家洞天自十大洞天之外有三十  
六小洞天故世有洞天六六之語欽止記之不審誤謂  
六六爲九九也

賈黯以慶歷丙戌廷試第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  
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  
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



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徐師川云山谷赴官姑熟旣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予謂山谷豈不知此困躓道塗不得不爾觀山谷之事則二公之言

真有味也

史浩淳熙四年以少傅除保寧軍節度使奉祠賜第都下明年二月孝宗自德壽宮回幸佑聖觀蓋舊建邸也召公同宴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爲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昔甘盤卻無此樂公曰臣何人敢比甘盤上曰朕心術之正學有自得實由卿力此他人所不能知也公頓首謝公母冀國夫人洪氏上閒必問動靜又特於洪夫人誕日拜公爲相尋又有御札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今賜酒果爲太夫人之慶可與丞相同領此意後公歸四明歲必遣賜金帛香茶爲壽眷遇之厚近



世無與比者

太學士人黃樵以舍選當釋褐一日忽夢閱廷試榜已  
之上有宣義郎三字樵在學舍素負雋聲益以自喜意  
必爲首選也及赴淳熙十四年廷試揭榜樵在第三甲  
上一名乃宣義郎史彌遠書榜者於彌遠名下書宣義  
郎字偶連屬樵姓名恍然夢中所見也

李莊簡公光作詩極清絕可愛予嘗見其越州雙雁道  
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煙十里人  
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  
爲中司所擊命下送藤州安置差樞密院使臣伴送公

戲贈之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瘴煙深處忍分離追攀重  
見蔡明遠贖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鳶共墮北轅應  
許雁相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  
有深意

李孟博莊簡公光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  
三人及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於瓊州未卒數  
月前忽夢至一處海山空闊樓觀特起雲霄閒有軒榜  
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閒顧指其一日畱以待汝  
旣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於寢冠  
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



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飛烟丹臺路杳無歸  
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  
仙恩深父子情難剖淚滴千行到九泉

李文簡公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真宗順  
容李氏爲宸妃注云宸妃之號前此未見恐是創置予  
按唐武后紀高宗立武氏爲昭儀進號宸妃又來濟傳  
武后被寵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云妃有常員今別立  
號不可則宸妃之號創於唐高宗明肅之封章懿蓋據  
於此耳

乾道五年廷試未唱名之先參政鄭公僑夢升梯至一  
所梯傍皆雲氣繞之自念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未  
至閒有大石橫亘於梯之表不復可進有頃疾風驟至  
石已在下僑遂履石直上及唱名僑爲第一次名乃石  
起宗也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當居上臨唱名始易  
之云

近時閩中書肆刊書往往擅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  
紀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爲嚴州今所刊  
元豐九域志乃徑易睦州爲嚴州又廣韻桐字下注云  
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  
書傳疑誤後學皆由此也



文字厭於求索人以才藝名世者未嘗不役於人久之亦自以爲厭魏韋仲將善書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仲將懸橈上題之比下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文與可妙於墨竹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此一藝名於時尚如此況乎文章議論足以榮辱千古者乎嘗見歐陽公與劉道原手簡云某今日不入正爲凌晨稍涼爲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又一簡云承見諭某爲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全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

兒女多不安更爲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江氏隣幾之家之翰孫甫也杜甫云能事不受相促迫二家子弟豈知此乎

王象先於鶯溪絹上作山水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再三揮染卽有悟後作畫多復滌去或以細石磨絹令墨色入絹縷沈珪作墨亦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

蜀中有一種木彼人呼爲葇芝其樹常高丈餘不甚增長花小而白每一歲開花次年方結子又次年方熟蓋歷三歲子如楮實有文如龜背味甘酸可食今青城山



范仙觀邛州蒲江縣崇真觀皆有之故俗傳以為仙果  
蟠桃三千年一實世謂方士誇誕之言以此推之六合  
之外世人所不及安知無三千年一實者哉原註葛鳥  
恢切或呼

為瓌芝蓋語之訛也故  
臨邛記只作葛芝也

沅湘閒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  
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閒如是  
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雲谷雜紀卷第四

雲谷雜紀卷末

張右史特薦狀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知安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  
屯田事臣張嗣古臣猥以迂愚繆當郡寄補苴罅漏粗  
竭瑣材退念簿書渙忍不足仰圖報稱惟有搜採人材  
上備選擇庶幾不負公朝甄錄之意臣伏覩迪功郎監  
安慶府樅陽鎮監轄倉庫兼煙火公事張湜資稟粹明  
學問該洽當官而行惟義之適廉介公勤不激不隨蒞  
事三年備罄勞能凡本府委送剖決民訟毫分縷析多  
得其情而退然無營不自表暴前守楊楫漕臣錢文子



皆器遇之稍加識拔必有可觀臣愚欲望睿慈特賜旌擢如後不稱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六年正月日奏狀

章尙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建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臣章穎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聽於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覩迪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溟學術該通記問宏博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伏繆舉之罪臣契勘嘉定十年分未曾

舉人所舉張溟係是嘉定十年合舉第一員之數本官見在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十年正月十一日奏狀

蕭尙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臣蕭達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許於十科內舉三人右臣伏覩迪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溟性姿恬靜學問該深博考羣書多所是正尙淹常調未決公言臣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其人在朝無食人



雲谷雜錄卷之三  
祿臣照得嘉定十年分合於十科內舉三人已舉過一員外今來舉張湔係第二員合舉之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嘉定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奏狀

趙尙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宣奉大夫天永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趙善堅准慶元令格節文應寄祿官自特進至太中大夫每歲許於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覩迪功郎前監潭州永豐倉張湔學問淵深操履端潔俾居獻納必有可觀今保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照得張湔前任監潭州永豐倉三考滿罷如蒙朝廷擢用後不

如所舉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伏候敕旨嘉定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奏狀

昔王原叔辯婁碑劉原父言入閣儀雖歐陽公亦歎服之則知博物洽聞之士世不易得而自昔以爲重也嘉定庚午予假守龍舒始識張君清源一見知其非碌碌餘子比時愧倥傯不暇與之款曲他日以職事之郡試與之言凡予平生所得而未嘗與人言者清源悉能道之其於書傳閒辯正譌謬旁證遠引博而且確非胸中有萬卷書未易至此予旣嘉其爲人且慮其溺心於是反緩其所當行者因謂之曰士之於學非徒曰聞見博



而已今既從仕要當究心政事以行其所學毋專於誦說可乎清源曰唯會笏郡有訟析貲者幾二十年不決部使者下之郡予因以屬之清源一閱文牘曰得之矣卽呼二人者叩之甲曰某三衢人也紹興十三年從兄嘗鬻祖產得銀帛楮券若干悉輦而商且書約期他日復置如初兄後以其貲買田於淮不復歸今兄雖亡元約固存於法當析乙曰父存而叔未嘗及此父死之後忽稱爲約實爲不可清源曰此固然也抑豈足以折其姦而服其心哉復呼甲至謂之曰按國史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干汝約僞矣

甲不能對其訟遂決又有訟田者餘五十年屢置對而不得其理清源驗其券乃政和五年龍舒民與陶龍圖者爲市因訊之曰此呼龍圖者謂何人曰祖父也清源曰政和三年五甲登第於法不過簿尉耳不應越二年已呼龍圖此券紹興間僞爲以誣人尙何言哉其人遂俯服衆皆駭歎其他類此者甚多雖其敏識過人亦平時記問爲之助予始愧前之知清源者猶淺也會予持憲湘南欲請於朝以清源自隨清源以不便親爲辭予亦不敢強相別於宿松道中清源有詩云今朝執手難言處此去傾懷更有誰讀之殊不勝懷因取其所著雜



紀識於後庶知予與清源非苟相知者也嘉定五年三月長樂楊楫書

春秋之世諸國交聘之際莫不觀應對於言辭之間覘賢否於威儀之頃問事以不知爲恥歌詩以不類爲非絳縣老人甲子之疑吏走問於朝師曠知其爲狄伐魯之年史趙以亥有二首六身爲言而士文伯知其爲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晉之諸賢各致其所聞而隣國之諸侯皆知晉之有人噫學識於人不可無也如此金華張君清源年方盛而學愈進如百川之方至而不可禦郎中楊公通老篤學力行之士也一見而器之爲識其

雲谷之編其所以期望於清源者豈止此哉穎嘗謂自伏羲始畫八卦由是文籍生焉夫子屋壁之藏固已多於河洛之圖書諸子鼓吹之作尤盛於洙泗之簡編自科斗而爲隸古由傳授而失本真字畫之差殊篇章之殺亂與夫方言南北之殊地志古今之異鳥獸草木之夥器用名物之瑣細記錄之紛紜傳寫之脫略或一物而異名或一事而互見或一書成而糾繆繼之或一說出而辯誤隨之史籍所載不同於金石耳目所接或殊於簡牘清源悉從而纂輯之加訂正焉其爲書亦博矣穎自志學以來年少氣銳之時涉獵閱博浩無津涯蓋



晚而後悔其日力之可惜也清源以爲學之餘力致意如此他日之所編當且十倍於今雖然清源方策足榮途官無崇卑皆有職業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吾之所職者皆在所深長思也研覈事情之隱蹟而握其機審稽利害之源委而求其實清源必優爲之穎蓋以此書而占之矣嘉定甲戌臘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張穎序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于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

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葉適題

予自幼無他好獨嗜書之癖根著膠固與日加益每獲一異書則津津喜見眉宇意世閒所謂樂事無以易此雖陰陽方伎種植醫卜之法輜軒稗官黃老浮圖之書可以娛閒暇而資見聞者悉讀而不厭至其牴牾訛謬處輒隨所見爲辯正之獨學孤陋詎敢自以爲然以故棄而弗錄他日閱洪文敏公容齋隨筆往往多予所欲言者乃知理之所在初何閒於智愚哉而公以戊爲武謂司天之諂朱溫以秋寺雨聲之句爲李頎所作怪賞魚袋之名不可曉言玉蘂花至彌亘山野如此之類亦



疑公考之未詳深恨其生也晚不得陪公談塵丐一言  
以祛所惑太息之餘曩之貯積於方寸間者於是悉索  
言之非敢以干慮一得爲誇蓋將識所疑而求諸博聞  
之士相與質正焉凡同於隨筆者不錄又往歲嘗紀所  
聞雜事數條因取而合爲一編雜然無復詮次故目之  
曰雜紀時嘉定歲在亥默涪灘仲春單父張溟清源識

雲谷雜紀卷末



